

道教對王陽明早年生活的感染

■ 錢 明

據

史料記載，王陽明出生伊始，就與神仙道術糾纏在了一起：「誕夕，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，導以鼓樂，與岑，岑寤而公生，名曰雲」；「鄉人傳其夢，指所生樓曰『瑞雲樓』」¹。八歲時，陽明又「妄意神仙，嬉戲皆絕人」²。此後直到三十七歲「龍場悟道」前，他又有過以下幾次與道教、道士的直接接觸與對話：

成化十八年，陽明十一歲，至京師，明年就塾師，先生豪邁不羈，龍山公常懷憂，惟竹軒公知之。一日，與同學走長安街，遇一相士。異之曰：「吾為爾相，後須憶吾言：須拂領，其時入聖境；須至上丹台，其時



王陽明像

結聖胎；須至下丹田，其時聖果圓。」先生感其言，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。嘗問塾師曰：「何為第一等事？」

塾師曰：「惟讀書登第耳。」先生疑曰：「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聖賢耳。」龍山公聞之笑曰：「汝欲做聖賢耶？」³「結聖胎」、「下丹田」等都是道教的常用語，而幼小的陽明卻對道士之言頗感興趣。因其父王華與祖父王倫在對待道教的立場上原本就有差異，所以二人在對待陽明的早期教育問題上存有分歧。

弘治元年，陽明十七歲，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，陽明親迎夫人諸氏於南呂，「合卺（即結婚）之日，偶閑行入鐵柱宮，遇道士趺坐一榻，卽而叩之，因聞養生之說，遂相與對坐妄歸。諸公道人追之，次早始還」⁴。這是記載於《陽明年譜》的一則逸事。「對坐」乃道教所推崇的修持工夫。《年譜》雖由錢德洪為主編撰，但羅法先也參與了修訂，他在《論年譜書》中曰：「《年譜》一卷，反復三日，稍有更正。前欲書者，乃合卺日事。而觀網上言學，心若未安，今已入目。於目中諸書揭標，令人觸目，亦是提醒人處。」⁵可見，陽明於洞房之夜入道觀鐵柱宮趺坐，並非傳聞。約二十年後，陽明在赴謫途中，又與當年在鐵柱宮結識的一道士「相見海上」，經其開導，陽明決定不再遠遁，「因取問道，由武夷而歸」，經錢塘而赴龍場驛。⁶這不僅證明鐵柱宮道士在陽明心目中印象深刻，而且說明陽明早年對道教的迷戀，至正德三年仍無太大改變。

弘治十二年，陽明二十八歲，遊九華山，至地藏洞，聞山巖之巔有一

老道，後再訪老道，人已徙居他處，遂作詩曰：「路人巖頭別有天，松毛一片自安眠。高談已散人何處，古洞荒涼散冷煙」⁷。

兩年後，陽明任職刑部主事，「奉命視讞江北，便遊九華」⁸。該年仲冬，陽明經青陽，涉五溪橋，借宿柯秀才（喬）家，從北麓進山，下榻五相寺，尋仙人王季文，並作《和九柏老仙詩》，詩及跋曰：「石澗西頭千樹梅，洞門深鎖雪中開。尋常不放凡夫到，珍重唯容道士來。風亂細香笛無韻，夜寒清影衣生苔。於今踏破石橋路，一月須過三十回。九柏老仙之作本不可知，詹煉師必欲得之，遂為走筆，以塞其意，且以彰吾之不度也。」⁹王季文，字宗素，唐隱士，青陽人。唐咸通四年進士，授秘書郎，告病辭官，歸隱九華，築室北麓頭陀嶺下，得九仙飛花之術，於龍潭沐浴後成仙，著有《九華謠》等詩作。疑九柏老仙即為王季文之顯身。

王陽明在「龍場悟道」前曾先後兩次上九華山訪道求仙的事實說明，在陽明心學的創設階段，或許確實從道教或道家那裏受到過某種啓示，所以高攀龍指出：

余觀文成之學，蓋有所從得。其初，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，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、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……從歸陽明洞，習靜導引，自謂有前知之異，其心已靜而明。及謫龍場，萬里孤遊，深山夷境，靜專澄默，功倍尋常，故

胸中益灑灑，而一旦恍然有悟，是其舊學之益精，非於致知之有悟也。特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，必欲篡位於儒宗，故據其所得，拍合致知，又妝上格物，極費工力，所以左籠右罩，顛倒重複，定眼一覷，破綻百出也。¹⁰

高氏之說雖然有為儒者護道而過於排斥陽明之嫌疑，但他對陽明「龍場悟道」的分析，不能說沒有道理。

有了以上三次與道士或道教的直接接觸，於是王陽明便於弘治十五年八月乘告病歸越之機，「築室陽明洞中，行導引術」¹¹。這是一次重要的道教養生之實踐¹²。對此《陽明年譜》是這樣記載的：

是年先生漸悟仙、釋二氏之非。先是五月復命，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，學古詩文。先生嘆曰：「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！」遂告病歸越，築室陽明洞中，行導引術。久之，遂先知。一日坐洞中，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，方出五雲門，先生即命僕迎之，且歷語其來跡。僕遇諸途。與語良合。眾驚異，以為得道。久之悟曰：「此簸弄精神，非道也。」又摒去。已而靜久，思離世遠去，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，因循未決。久之，又忽悟曰：「此念生於孩提。此念可去，是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。」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，復思用世。¹³

《年譜》作者為了維護陽明的形象，特

地以「是年先生漸悟仙、釋二氏之非」為開場白，且把陽明「得道」的涵義也說得含混不清，這實在應驗了古語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的說法。倒是陽明早年的弟子後又轉而批評陽明的黃綰說得較為透明：「養病歸越，辟陽明書院，究極仙經秘旨，靜坐，為長生久視之道，久能預知。其友王思輿等四人欲訪公，方出五雲門，即命僕要於路，歷語其故。四人驚以為神。」¹⁴但不管怎樣，《年譜》畢竟向我們透露了一位陽明十分敬重且相當熟識的朋友——王思輿的信息，並扼要敘述了陽明由「得道」到「復思用世」的過程。

王思輿，《陽明年譜》作「思輿」，黃綰《陽明先生行狀》作「思裕」，又寫作「司輿」。王陽明的山陰弟子季本曾撰《王思輿傳》，全文曰：

余少師黃譽子，黃譽子姓王氏，名文輿，字司輿，山陰人，勵志力行，隱居獨善，鄉人慕其德者，皆樂親之。少學為古文，級類莊、列，詩逼唐人，讀書不牽章句，嘗曰：朱子注說，多不得經意。成化、弘治間，學者守成說，不敢有私議朱子者，故不見信於時，惟陽明先師與之為友，獨破舊說，蓋有所本云。及陽明先師領南贛之命，見黃譽子，黃譽子欲試其所得，每感激之動，語人曰：伯安自此可勝大事矣。蓋其平生經世之志，於此見焉。其後黃譽子歿，陽明先師方講良知之學，人多非議之，嘆曰：使黃譽子在，於吾言必相契

矣。¹⁵

正因爲王思輿在王陽明的思想形成過程中會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，所以季本在自己的另一部哲學著成《說理會遍》中，乾脆把這篇《王思輿傳》改名爲《陽明之學由王司輿發端》¹⁶。

徐愛是王陽明最早的弟子之一，他在《賢思敘》中也對王思輿（徐稱「黃司輿」）作過這樣的評介：

予同年進士張侯五奎，來令山陰，獨樸然將以古道化民。予嘗因陽明先生善其治民曰黃文輔司輿、王琥世瑞者，二子之抱道懷才，不干聲利，多既信之。昔者，親視侯以實禮延二子，相與揖讓，獻酬於稽書院之中，左右亡不惶汗駭顧，以爲嘗所未薄之世，然而侯獨焉其難矣！然山陰之賢，不止二子，蓋予未之盡識而聞之。禮亡，不視二子而加焉。侯之擢安吉而去也，集山陰之賢而在下者，爲文章歌詩，各致其慕念之意以贈別，殆成巨冊。予因覽焉，既嘆侯之得士心，輒題其端曰「思賢」。思賢何？曰：賢者之思賢者也。乃作《賢思敘》。敘張侯之能希古也，足表師矣；敘山陰之多賢也，足以當禮矣。若侯之善政、善教，則司輿、世瑞之敘敘之矣。¹⁷

在當時的紹興一帶，王思輿有很高的知名度，許多名人都紛紛投奔於他的門下，如陽明弟子人稱「范聖人」的范栗齋，就是先入思輿之門，然後才入陽明之門的：「先生（栗齋）首師王司

輿、許半圭兩先生。兩先生者，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。既又師陽明先生，所造益深。……里中人無老幼，皆以范聖人呼之」¹⁸。

概而言之，王思輿是位「隱居獨善」，「級類莊、列」，「以道德重於時」的地方「賢民」。而這樣的「隱士」或「賢民」，在道教盛行的明代中葉，大都與民間道士難分你我，他們的身份，既可以是「隱儒」，又可以是「術士」。正因爲此，王陽明在陽明洞行道教養生術時，才會對王思輿的造訪如此重視，而王思輿則對陽明是否「得道」的事會如此關心。

至於王陽明築室陽明洞的目的，黃綰已說得很清楚，是爲了調息養生，治療疾病。因爲陽明洞自古就被道教徒稱成「第十一洞天」，是道教養生的絕佳去處。而道教的養生術又與中國古代醫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，故古人能從中獲得健身養生，亦在情理之中。陽明身體較弱，而且一直受到肺病的困擾（最後即死於此病）¹⁹，早在二十一歲在京師學習時就已「遇疾」，二十七歲又「舊疾復作」。三十一歲那年，他「忽患虛羽咳嗽之疾……及奉南行，漸益平復。遂以爲無復他慮，竟廢醫言，捐棄藥餌；衝冒風寒，恬無顧忌，內耗外侵，舊病仍作」²⁰；無奈遂「養病歸越，辟陽明書院，究極仙經秘旨，靜坐，爲長生久視之道」。此後，陽明由於疾病困擾，曾先後十餘次奏疏乞養、告病思歸。²¹如正德十年四月、八月二疏曰：「近年以來，疾病交攻」；「漸肌

入骨，日以深積」。正德十一年十月疏曰：「疾病未已，精力益衰，平居無事，尚爾奄奄；軍旅驅馳，豈復堪任！」正德十三年三月、六月二疏曰：「驅馳兵革，侵染瘴癘，晝夜憂勞，疾患愈困……出入險阻，皆扶病從事。」「驅逐之餘，疾病交作，手足麻痺，漸成廢人。」正德十四年正月二疏曰：「比年以來，百病交攻，近因驅馳賊壘，瘴毒侵陵，嘔吐潮熱，肌骨羸削，或時昏眩，偃兒僕地，竟日不惺，手足麻痺，已成廢人。」等等。所以陽明在正德十四年寫給湛甘泉的信中說：「僕年未半百，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，日夜思歸陽明(洞)，為夕死之圖，疏三上而未遂。」他思歸陽明洞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想修導引術，養生健身。儘管陽明後來也認識到聖賢之學與修煉養生並不矛盾：「聞以多病之故，將從事於養生，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。後乃知其不必如是，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。大抵養德養身，只是一事。」²²然當時那種糟糕的身體狀況，卻不能不對其迷戀道教乃至形成固有的思想性格產生間接的影響。不過後來的效果表明，養生求仙並未給陽明帶來健康的體魄，反而是「常經月臥病不出，藥量驟進」，於是陽明遂對王思輿這樣的「相知者」，「謂之能得其道」的說法產生了懷疑。由此可見，陽明對仙道養生術的態度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身體狀況的實驗效果，所以他排斥的也只是像上陽子之流的「方外技術之士」²³，至於思想層面的批判，他既無興趣也無必

要，甚至從理論需要上說，他還得充份利用道家的思想²⁴。

因此，錢德洪說陽明在弘治十五年就已「漸悟仙、釋二氏之非」，並且「復思用世」，這固然是事實。因為弘治十五年春，陽明曾偕湯雲谷赴安徽句曲、丹陽，「當是時，雲谷方為行人，留意神仙之學」，遂向陽明大談呼吸屈伸化氣之道，後又感陶淵明隱居之遺跡，於是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。然陽明「時皆未之許也，雲谷意不然之」。十年後陽明再過丹陽時，特地又去拜訪了雲谷，並向他解釋當時不許的理由：「夫精藏則太和流，神守則天光發，累釋則怡愉而靜，機忘則心純而一；四者道之證也。夫道無在而神無方，安常處順其至矣。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？」²⁵就是說，呼吸屈伸之術、凝神化氣之道與儒家的修身養性說並不矛盾，把握了儒家之道也即修得了神仙之術，所謂「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」²⁶也。但我們要問的是，此時陽明所悟的仙道「之非」究竟是甚麼？他又是如何打算「用世」的？

對此，我想可以陽明作於弘治十六年的《答佟太守求雨》和《南鎮禱雨文》為例予以說明。首先，陽明認為「天道幽遠，豈凡庸所能測識」？故對紹興佟太守派來的人咨詢致雨之術，「不勝漸悚」，「益增惶懼」。其次，他肯定了儒家所謂「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，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」的理念，反對用「書符咒水」的方士之術求雨，強調要「減膳撤樂，省獄薄賦，修祀典，問疾苦，引咎賑乏，為

民遍請於山川社稷，故有叩天求雨之祭，有省咎自責之文，有歸誠請改之禱」。再次，他認為方術之士中的一些人「有高潔不污之操，特立堅忍之心，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，而亦有以異於尋常，是以或能致此」。也就是說，這些人的法術或許也同樣能達到求雨的目的，儘管它「不見於經傳」，但陽明本人寧願信其有。最後，他在首肯「高潔不污」者的同時，又對與「市井蠶頑」同流的方士進行了尖銳抨擊，認為這些方士之術是「邪說」，指出：「如今之方士之流，曾不少殊於市井蠶頑，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，呼吸風雨之事，豈不難哉！」²⁷很明顯，陽明稱讚的是那些有日用操存、能為民謀利的儒者，包括不消極出世的方士。他評判道教方術的視角是看它對「用世」是消極還是積極，至於道教的理論和修行方法，他採取繞過去的辦法，避而不談，即抽象否定而具體肯定。也就是說，只要符合「用世」的原則，即使言道家之說、行神仙之術亦無大礙。這樣的處理方式，無疑為他而後所進行的理論創造提供了更多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。順便說一句，佟太守之所以會請陽明來南鎮求雨，除了他是「鄉人之傑者」的因素之外，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「嘗讀者學道」²⁸，「誠有致雨之術」。可見，陽明曾經掌握道教之術是不爭的事實，而他對道家理論一以貫之的堅持則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²⁹。

正因為陽明當雖認識到自己「亦嘗沒溺於仙釋」的錯誤，但又堅持道

家的思想理論不動搖，所以他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態度亦不同於其它立場鮮明的儒者。如正德五年他至北京後，舊友徐呂國知道他「故善數子」，沉涵神仙，故特地趕來看他，「與論攝形化氣之術」。當時湛甘泉也在坐，因不滿呂國之言行，「意沮去」。呂國「異日復來，論如初」。然陽明卻對呂國的言論一直「笑而不應」，並留呂國住了一宿，直到最後才把自己儒道歸一的主張和盤托出。呂國聽後「首肯」，遂「有志於道」，對陽明的崇拜亦油然而升，垂歿之際，特囑托長子「墓銘其請諸陽明」³⁰。呂國對陽明的態度，基本上可代表當時主張儒道歸一者的看法。☉

¹黃綰：〈陽明先生行狀〉，見《王陽明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1407；〈陽明年譜·成化八年條〉，同上，頁1220—1221。按：柳存仁說黃綰〈行狀〉撰於嘉靖八年（〈王陽明と明代の道教〉，見安岡正篤、宇野哲人監修《陽明學大系》第一卷《陽明學入門》頁269），有誤。實為始於嘉靖八年，「六年而後就，慎重也」（《湛甘泉先生文集》卷三十一〈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〉）。故編於嘉靖十二年的黃綰《石龍集》未來得及收錄此文。

²《罪惟錄》卷十〈王守仁傳〉。後來陽明曾反省道：「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（指神仙）說，今已餘三十年矣。齒漸搖動，發已有一二莖變成白，目光僅盈尺，聲聞函丈之外，又常經月臥病不出，藥量驟進，此殆其效也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805）。

³〈陽明年譜·成化十八年條〉，見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1。

⁴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2。

⁵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366。

⁶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8。

⁷〈地藏洞訪老道詩〉，錄自明墨憨齋新編《皇

明大儒王陽明出身靖亂錄》，日本弘毅館開雕本上冊，篇名係編者所加。按：《陽明年譜》將此事記於弘治十四年條下：「是時道士蔡蓬頭善談仙，待以客禮請問。……聞地藏洞有異人，坐臥松毛，不火食，歷巖險訪之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5）。

⁸ 耿定向：〈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〉，見《耿天台先生全集》卷十，民國四年武昌正信印書館刊本。

⁹ 王陽明手跡拓本，餘姚計文淵藏，現據計文淵編《王陽明法書集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96）移錄。筆者對此詩及陽明九華山之行的考釋，請見拙著《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68。

¹⁰ 《高子遺書》卷三〈三時記〉，《明儒學案》卷五十八引（見《黃宗義全集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4，第8冊，頁787—788）。

¹¹ 「導引術」係道教養生之術，內容是：呼吸俯仰，屈伸手足，搖筋骨，動支節，使氣血充足，身體輕舉。關於王陽明在陽明洞修道教養生術的情況，我們還可從鄒守益的〈同鄒善夫、魏師顏宿陽明洞〉詩得到佐證：「躡足青霄石萬尋，謝墩何處更投簪；雲穿草樹春亭靜，水點桃花洞口深；屋漏拂塵參秘訣，匡床剪燭動幽吟。」（《鄒東廓先生文集》卷十二，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66，頁241）說明陽明當時是在「拂塵參秘訣」，即修煉道教的內丹術，故而史稱：「辟陽明洞為書舍，更講神仙之事」（《罪惟錄》卷十〈王守仁傳〉）。

¹² 徐愛的〈贈陳世傑三首〉詩曾把陽明洞的道教氛圍描繪得有聲有色：「登覽臥龍山，奇峰四森列。江海奔回互，仰見陽明穴。穴中有仙子，揚言出雲月。自稱將帝命，仙籍恣披閱。姓名一存，天機未政泄。佳期不遠時，群仙會屬茲。天心諒無爽，有情當自期。」（見《橫山遺書》卷上，明嘉靖十三年刻本）陽明在這樣的氛圍裏修煉，自然會獲得奇佳的效果。

¹³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5—1226。

¹⁴ 黃綰：〈陽明先生行狀〉，見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408。

¹⁵ 《季彭山先生文集》卷三，見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第106冊，頁896。

¹⁶ 《說理會過》卷十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9，頁407。

¹⁷ 《橫山遺集》卷上。

¹⁸ 《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》卷五〈范栗齋傳〉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154，頁441。

¹⁹ 參見鄧艾民：《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83。

²⁰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23、頁1224、頁291。

²¹ 有時陽明是以疾病為幌子，實際是想乞歸盡孝。如其疏曰：「臣自幼失慈，鞠於祖母岑，今年九十有七，旦暮思臣，一見為訣。去歲乞休，雖迫疾病，實亦因此。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297）再如《與王晉溪書》曰：「始懇疏乞歸，以祖母鞠育之恩，思一面為訣。後竟牽滯兵戈，不及一見，卒抱終天之痛。今老父衰疾，又復日亟，而地方已幸無事，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，而不以曲全之乎？」（同上頁1268）正德十五年八月當聽說父親病危的消息後，他甚至萌生了「欲棄職逃歸」的念頭。門人周仲批評他：「思歸一念，亦似著相。」但他答曰：「此相安能不著。」（同上頁1277）可見陽明把孝道看得很重，而養身實質亦是孝道的一個方面。

²²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292—293、頁297、頁353、頁376、頁389、頁174、頁187。

²³ 〈答人問神仙〉（戊辰），見《王陽明全集》頁805。上陽子即陳致虛，元末道士，著有《上陽子金丹大要》，為《道藏》所收。

²⁴ 比如正德三年他在所撰的《氣候圖序》中，便吸取了不少邵庸的哲學觀念，把道家哲學與易理相融合。

²⁵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878—879。

²⁶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805。

²⁷ 五年後陽明在〈答人問神仙〉一文中把這種信念說得更加明確：「古有至人，淳德凝道，和於陰陽，調於四時，去世離俗，積精全神；遊行天地之間，視聽把遠之外；若廣成子（傳說中黃帝的老師）之千五百歲而不衰，李伯陽（老子）歷商、周之代，西度函穀，亦嘗有之。若是而謂之曰無，疑於斯子矣」（見《王陽明全集》頁805）。

²⁸ 按：此「道」當指黃老之道，與《陽明年譜》中王思與等人以為的陽明「得道」之「道」屬於同一範疇。

²⁹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800—801、頁950—951。關於陽明晚年對道家思想的堅持，筆者將另文專論。

³⁰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931—932。